

九煙先生遺集

九煙先生遺集卷一

湘鄉後學左 仁清石

全校刊

湘潭族孫周詒樸子堅

記 傳 書

將就園記小引

相傳海外有三神山爲神人往來之所或又言仙人常好樓居此皆凡人所不能到其爲荒唐與否吾不得而知也唐李賀爲帝召作白玉樓記則是穹窿之際果有樓臺宮殿矣第不知此白玉樓者建於何所其將虛空無著浮于雲氣之上耶抑或竟有所附耶九煙黃先生

著將就園記初亦第遊戲筆墨耳非真有所謂園也乃文昌聞而樂之遂命所屬如其記而構之崑崙之顛文章遇合之奇誠莫有過于此者矣夫天下之樂以仙人爲第一苟不得其行樂之所徒乘雲而往御風而歸亦甚無謂今忽有此一園吾知蓬萊方丈中有望衡而對字者必且相與往還樂數晨夕談三環九轉之法或吹簫對奕或長嘯聯吟園主人方且應接不暇在羣仙則甚樂而黃先生未免疲于奔命矣雖然尙有說焉世人以口腹爲累故于賓客過從不無酒食之供若夫神仙者流餐雲霞而吸沆瀣倉卒主人固亦何難優爲之乎

心齋張潮譔

將就園記 其一

自古園以人傳人亦以園傳今天下之有園者多矣豈  
周九煙而可以無園乎哉然九煙固未嘗有園也九煙  
曰無園天下之人亦皆曰九煙無園九煙心曠之一日  
者九煙忽岸然語客曰九煙固未嘗無園也客問九煙  
之園安在九煙曰吾園無定所謂擇四天下山水最佳  
勝之處爲之所謂最佳勝之處者亦在世間亦在世外  
亦非世間亦非世外蓋吾自有生以來求之數十年而  
後得之未易爲世人道也客曰請言其概九煙曰誠然  
其地周遭皆崇山峻嶺匝匝環抱如蓮花城繞城之山

凡爲岨焉者岨焉者霍焉者岨焉者不知其幾也名皆不著其著者惟左右兩山左曰將山右曰就山高各數千仞而將之高過於就就之視將大若減三之一耳山形內壑而外峭隔絕塵世無徑可通獨就山之腰西南隙有一穴僅可容身穴自上而下蜿蜒登降瞋行數百步乃通洞口口外有澗亦可通人間谿谷然洞口纔大如井而山巔有泉飛流直下搖曳爲瀑布正當洞口四時不竭狀若懸簾自非衝瀑出入絕不知其爲洞故終古無間津者此則茲山之界限也山中寬平行沃廣袤可百里田疇村落壇刹浮圖厯厯如畫屏凡宇宙間百

物之產百工之業無不備其中者居人淳樸親遜略無  
詭詐髻耆男女歡然如一蓋累世不知有鬪辨爭奪之  
事焉又地氣和淑不生荆棘亦無虎狼蛇鼠蚊蚋螫蠹  
之屬此則茲山之風土也山椒各有飛泉下注懸爲瀑  
匯爲澗流爲池沼隨處可通舟筏而將就兩山之下溪  
流環繞十餘里中爲平野亦復有岡嶺湖陂林藪原隰  
參錯起伏此吾園之所在也園分東西二區東近將山  
者曰將園西近就山者曰就園統名之曰將就園而園  
之外皆溪流環之而中復有一溪逶迤流亘南北形如  
太極實爲兩園之界將園之門東南嚮就園之門南嚮

門外各設橋以度周遭壘石爲繚垣而中溪居將園之外就園之中其東亦有繚垣隔之不相連屬獨將園瞰溪有水陸門各一溪上爲橋橋上爲亭以通兩園之往來卽名曰將就園主人居兩園之中自號曰將就主人此則吾園之大概也



將就園記 其二

將園前門臨溪而溪流散注園中所見無非水者入門  
行竹徑可里許徑間爲亭者三徑盡度小橋爲羅浮嶺  
環嶺皆梅也人行石磴中又里許爲麟越堂堂前後雜  
植名卉間以梧竹循堂西北行數十步爲至樂湖大可  
二十畝湖中爲長堤曰醉虹迤邐達北岸堤皆贅文石  
爲之兩畔有石欄中央爲巨橋曰飲練橋上有亭曰枕  
秋旣抵北岸則因山爲樓臺東西兩樓竝峙東曰吞夢  
西曰忘天飛甍傑閣上接霄漢左丹而右堊以象陰陽  
之義兩樓相去約十丈其中爲露臺曰蛻高臺臺下贅

石置門狀如城闔正嚮長堤以受南薰繞湖四面皆迴廊間以水檻廊檻之外皆桃柳芙蓉長堤之兩畔亦然而堤畔垂楊尤多湖形本類壁鏡以長堤界爲東西西廣而東稍狹東湖之中央有島嶼凸起如龜于其背作八方亭曰一點西湖之中央有橫洲如魚形其首東嚮構屋其上宛類樓船名曰蠡盤楯外各垂簾箔洲傍亦皆桃柳芙蓉與長堤相望然泛泛波心非舟不度若湖中芰荷魚鳥之屬則不假人工自然蕃育固無煩主人之點綴也樓後隙地遍植名花異卉是爲百花村兩樓中各命一美人領之童婢各四以供香茗汲釣之役其

庖馔諸室皆在樓後馥室之傍溫泉出焉園中藏書有  
閣釀酒有廚蒔藥有欄種蔬有圃植果有林畜魚有沼  
馴禽有苑任牧有場分布園之四隅大抵皆傍山臨溪  
而羅浮嶺之南有書齋二左曰日就右曰月將爲子弟  
講讀之區嶺之北有花神祠閣主祀百花之神而以歷  
代之才子美人配享焉凡賓客往來遊讌一園之內舫  
屐皆可經行獨湖北兩樓限以堤橋爲美人所居賓客  
不得至其湖西之蠡盤則美人賓客可更迭御之若休  
夏納涼則美人讌寢之時爲多循湖而西歷迴廊十數  
曲爲水陸兩門啓門度橋卽就園也

將就園記 其三

就園前門亦臨溪溪流亦散注入園而園中之山多于水其雜卉亦髣髴將園而松柏梧竹之屬爲多入門爲石徑磴半之上下登降可百餘級磴盡爲萬松谷行松間可里許度溪橋爲華胥堂堂前有池池畔亦雜植名卉間以梧竹頗類將園自堂而北則皆山也岡嶺複疊峭壁屹屹如百堵城溪流逕其下爲深澗大小各九曲每曲折幽勝處輒建一亭館凡爲亭者六爲館者四至十八曲山勢將盡則突起而爲兩峯高各千尋東曰就日西曰雲將兩峯之陽各建一祠祠後有閣東祠閣

中主祀義勇關夫子而以歷代節義諸公配享命高僧  
領之西祠閣中主祀純陽呂祖以歷代高士逸民配享  
命羽客領之兩峯相去可數丈下臨絕壑不知其幾千  
仞也而西峯之側有古藤其歲月不可攷兩幹橫亘空  
中與東峯相接大如殿柱兩幹之中則設橫木度之傍  
植欄楯以通往來此天生橋梁也西峯之顛有平臺曰  
挾山臺上植五字碑曰揮手謝時人東峯之腰有洞洞  
左右有丹室數楹因巖作屋蒼翠陰森人跡罕到榜以  
七字曰洞雲深鎖碧窗寒峯北直上有大潭曰桃花潭  
廣可二畝其水澄碧兩岸皆桃花潭畔有石坡寬平可

容千人坐坡上觀西峯隔水瀑布飛流下注聲若奔雷  
坡側有釣臺臺西有石橋橫枕絕壑亦可達西峯從石  
橋仰睇藤橋殆有霄壤之隔矣園中岡嶺之隙則有桂  
林有榕林有楓林柏林與萬松谷相望其中各有蘭若  
精廬以供羽袖遊憩者不可殫述而西峯祠畔有湯池  
因置浴室以便祓濯傍亦有丹室數楹號爲煥館其氣  
溫而不寒隆冬如春蓋湯池所蒸煦也其餘藥欄蔬圃  
之屬亦髣髴將園凡賓客往來其中遊陟眺覽無適不  
可而讌集則多在華胥堂美人亦不時至焉堂東沿山  
有曲徑倚石壁爲迴廊循廊行數十曲至將就橋橋東

繚垣間有水陸兩門門內卽將就圍然啓閉以時將圍  
可出就圍不可入也

將就園記 其四

將就園主人曰吾兩園分而實合合而實分其中止一垣之隔耳論其概則將園多水就園多山然將園所見皆水而自羅浮嶺以至兩樓露臺無非山也就園所見皆山而溪流自南入者滙爲華胥堂之池池水北流爲十八曲之澗澗盡乃匯爲桃花潭而潭水復北流出溪則無非水也故將曠而就幽將疏而就密將風流而就古穆將富貴而就高閒四時之中將宜夏就宜冬然將有梅花數畝兩樓面南暄燠可臨湖看雪亦未嘗不宜冬就之岩壑幽深竹樹森艷能使六月無暑亦未嘗不



宜夏若春秋佳日則無一不宜矣將之東面爲將山其上珠泉百道四時飛瀑就之西面爲就山其下平疇萬頃終古斜陽此兩園所見之不同者也至於兩園相比爭奇競秀回互生姿登將園之樓臺西望就之兩峯矗霄不異雲中雙闕一望松柏鬱葱則五陵佳氣也登就園之峯東望將之崇臺傑閣宛如蜚廉桂觀遙睇湖光又令人作瀛州方丈之想豈非兩美必合兩得益彰者乎雖設此將就兩山以待將就主人將者言意之所至若將有之也就者言隨遇而安可就則就也故將山高就山卑正如俗諺所云將高就低之義且將園之中其

二齋曰日就月將就園之中其兩峯曰日就雲將將就  
之中又有將就焉則主人之寓意可知矣苟窮極兩園  
之勝雖什伯不爲多而主人自以德涼福薄惟恐太奢  
侈以犯造物之忌故每園僅節取其最勝爲目各十以  
小詩紀而傳之非敢言園也亦云將就而已此則吾園  
之始終也於是主人復岸然對客曰誰謂九煙無園者  
若此區區者謂非九煙之園乎哉客乃唯唯而退於是  
九煙曰有園天下萬世之人亦莫不曰周九煙有園

將園十勝

竹徑三亭 亭小者曰寒翠曰碧鮮大者曰造詠俱在  
萬竹林中一望修篁戛雲琅玕栗栗不數渭川千畝  
千戶侯封笑渭濱萬條寒玉壓湘筠玉猷莫但憑疏  
傲看竹先須拜主人

羅浮嶺 在竹徑之北上下四旁皆古梅繞屋三百樹  
詎足云多正恐趙師雄未夢見在

紅滿層崖綠滿溪美人高士到還迷六宮粉黛多如  
許羞殺孤山處士妻

鬱越堂 鬱單越洲有自然衣食宮殿隨身堂名義蓋

取此因稍更袁石公句爲聯懸堂中云笑看東震且  
坐無北俱廬俱洲卽鬱單越也

恨不身生鬱越洲化宮衣食足優游而今別有花天  
地誰復埋憂與寄愁

至樂湖 大可二十畝天光雲影恍然一碧萬頃莊叟  
至樂篇故與秋水濠上相接因以名之

至樂人間無有哉誰知杯海眼中開鷗天魚國相終  
古此外何人更往來

醉虹堤 飲練橋 枕秋亭 堤在湖中而橋適當堤

之半橋上爲亭坐亭中四顧湖光真身在水晶壺玻

瑤國也沿堤兩畔桃柳芙蓉相間而垂楊尤多絲絲  
拂波綠煙如織一望令人銷魂

長虹飲練枕高秋總是愁人也破愁更把柳絲收拾  
盡爭教張緒不風流

吞夢樓 忘天樓 兩樓東西竝峙面俱臨湖龍從軒  
豁不讓柏梁建章登斯樓則心曠神怡如岳陽之瞰  
洞庭矣昔云仙人好樓居今則美人居之仙之與美  
一耶二耶吞夢取長卿子虛賦中語忘天取淵明重  
觴忽忘天之句

俯吞雲夢仰忘天也住名姝也住仙姑射元無脂粉

氣笑他金屋俗嬋娟

蜺高臺

一名無雲

在兩樓之中因山爲臺臺上平曠如席縱

橫各十丈其南有短垣如女牆其北有屋三楹屋畔大槐二本左右交蔭有古藤縈繞其間臺下磬石爲門空洞如城闌南北逕數十步與長堤相嚮當盛夏燄溽時晝則納涼于城闌夜則酌月于臺上不知三伏炎蒸之有無也蜺高蓋取龍漢刼前之義昔漢宮有通天臺又有俯月臺下臨影娥池茲臺其兼之乎萬古千秋見此臺通天俯月想崔嵬茂陵富貴今何在贏得山人日舉杯

一點亭 蠡盤 一點亭在湖東彷彿太虛一點耳蠡盤在湖西波光森森宛在中央絕類鳧艦非艇子不能飛渡也此二區居內外之界賓客美人皆可遊若碧甯銷暑則專爲美人讌集之所登樓倚檻晶簾四垂解衣盤礴縱橫枕藉醉鄉也睡鄉也溫柔鄉也庶幾兼三者而有之蠡與螺同劉夢得君山詩云白銀盤裏一青螺義蓋取此或曰此與五湖扁舟何異意者如范少伯之盤桓乎亦無不可

一點孤亭對蠡盤樓船高處足憑欄花房酒肆堪成道莫作情癡祕戲看

百花村 在兩樓之後及左右遍植名花異卉殆無間  
隙萬紫千紅四時不絕爲美人遊賞之所其中亦有  
亭子數處大抵各以其花名之而最著者爲海棠牡  
丹荔支扶桑云

衆香國裏朝臣妾萬綠叢中長子孫縱使乾坤終混  
沌也須還我百花村

花神祠閣 在羅浮嶺之北百花村之東南閣中置木  
主以奉祀百花之神如東皇封姨亦與焉兩傍配以  
歷代之才子美人如司馬長卿卓文君秦嘉徐淑之  
屬每歲時及花朝誕辰命美人設果醴致祭或歌新



詩以侑之

啼紅怨綠費相思報答春光藉一卮從此香魂歆醉  
蠻詞人休賦落花詩

就園十勝

萬松谷 谷可徑二里許一望古松參天皆老龍怒虬  
鱗爪也昔人之五大夫七處士寥落已甚若杜牧之  
賦中所云數十株切切交峙如冠劍大臣庭立而議  
亦豈能如是之多乎中有不封亭白眼庵寒知道院  
老盡蒼龍鱗甲身攬挈千尺豈無神縱教風雨羣飛  
去到底還皈學道人

華胥堂 昔軒皇夢遊華胥二十八年而天下大治此  
特夢耳今則實有之矣登斯堂也何難白日到羲皇  
乎因題一聯其上云長離廣乘之境無懷葛天之民  
願與素心古道之我友共之

羲皇六月睡遽遽不問周歟其蝶歟軒后夢遊誰作  
證如今真個是華胥

十八曲山澗亭館 武夷九曲曲曲通舟溪山亦云奇  
矣而吾園則更倍之亭有六館有四皆天開異境也  
不欲別立名者以名之妙無加于曲也卽以曲之次  
第呼之可矣

溪流如逕石如門峭壁龍嵒樾館屯九曲曲中還九  
曲武夷何處傲兒孫

就日峯 雲將峯 兩峯在十八曲之盡處蓋山勢屈

盤已極忽然怒生崛起如猶龍之奪頭角東西對峙  
高各千尋登其顛則園之內外四旁無不洞矚東爲  
就日峯峯前建祠閣以奉義勇關夫子而配以歷代  
節義諸公如張許文謝之屬命高僧主其事西爲雲  
將峯峯前亦建祠閣以奉純陽呂祖而配以歷代高  
士逸民如張子房陶淵明李青蓮長源之屬命羽客  
主其事歲時各以酒脯致祭

崢嶸相望兩琳宮天闕驚聞曉夜鐘看盡塵寰皆蟻  
垤萬千峯裏只雙峯

天生藤橋 兩峯相去數丈如巨靈之擘太華終古無  
有合理若行者必自踵陟顛豈不走殺凡夫妙哉古  
藤亘空聯兩峯而爲一謂非仙蹟鬼工誰其信之自  
有此橋不特資羽衲津梁且闕呂二帝師亦得不時  
往還人天樂事無過于此

劃斷危崖孰敢登雲龍忽挾霽虹升石梁鐵鎖多神  
怪不及天生一古藤

挾山臺

一名狎仙

臺在西峯之顛視呂祖祠固咫尺也神仙

之中豈無聲氣况其地高寒孤潔月曉風清之下定  
有緜山笙鶴相過揖浮邱而拍洪厓固非難事

揮手高臺俯曙烟時人仰面只看天等閒便作蓬瀛  
會此地神仙不值錢

兩丹室 一在東峯之腰巖壑幽森碧雲深鎖一在西  
峯湯池之畔池氣蒸煦隆冬如春何寒煥之天淵乎  
然其爲修真習靜之宇則一也是宜有道者居之  
池沸丹砂未覺冬雲寒碧洞暑還空坎離龍虎休饒  
舌只在山房冷煖中

桃花潭 潭在東峯之後一泓澄碧夾岸細桃固非凡

境然亦平平無奇耳奇在隔水之瀑布銀河九天練  
光雷響令觀者神魂奔悅若平坡若釣臺若石橋皆  
藉此瀑以增幽勝

隔水銀河濺瀑珠釣臺還伴客星孤桃花潭水深如  
許何物汪倫似此無

榕林 榕爲散木然離披偃蹇垂地成門亦異種也園  
中得一二已足况成林乎地在萬松谷之東歲寒不  
凋青翠彌望中有笑福菴

閩粵曾誇榕樹門鬢纓垂地輒行根不知何日移來  
種輪囷離奇綠滿村

楓林 柏林 皆在萬松谷之西中有霜紅精舍鴉舅  
廬秋老紅酣雲錦爛然寒山石徑萬不及一尤妙在  
西峯頂上觀之

秋來富貴勝春華霜葉分明五色花好向雙峯高處  
看青天一半赤城霞

將就園記跋

九煙先生以將就園記示余將就云者蓋自謙其草率  
苟簡云耳余笑謂之曰公此園殊不將就及覽乩仙事  
乃知不惟不將就而已且大費彼蒼物料公其謂之何  
夫世人之園經營慘澹乃未久而卽廢爲邱墟孰若先  
生此園竟與天地相終始乎心齋居士題



補張靈崔瑩合傳

余少時閱唐解元六如集有二云六如嘗與祝枝山張夢  
晉大雪中效乞兒唱蓮花得錢沽酒痛飲野寺中曰此  
樂惜不令太白見之心竊異焉然不知夢晉爲何許人  
也頃閱稗乘中有一編曰十美圖乃詳載張夢晉崔素  
瓊事不覺驚喜叫跳已而潸然雨泣此真古今來才子  
佳人之軼事也不可以不傳遂爲之傳

張夢晉名靈蓋正德時吳縣人也生而姿容俊爽才調  
無雙工詩善畫性風流豪放不可一世家故赤貧而靈  
獨蚤慧當舞勺時父命靈出應童子試輒以冠軍補弟

子員靈心願不樂以爲才人何苦爲章縫束縛遂絕意不欲復應試日縱酒高吟不肯妄交人人亦不敢輕與交惟與唐解元六如作忘年友靈旣年長不娶六如試叩之靈笑曰君豈有意中人足當吾耦者耶六如曰無之但自古才子宜配佳人吾聊以此探君耳靈曰固然今豈有其人哉求之數千年中可當才子佳人者惟李太白與崔鶯鶯耳吾雖不才然自謫仙而外似不敢多讓若雙文惜下嫁鄭恒正未知果識張君瑞否六如曰謹受教吾自今請爲君訪之期得雙文以報命可乎遂大笑別去一日靈獨坐讀劉伶傳命童子進酒屢讀屢

叫絕輒拍案浮一大白久之童子跣進曰酒罄矣今日  
唐解元與祝京兆譙集虎邱公何不挾此編一往索醉  
耶靈大喜卽行然不欲爲不速客乃屏棄衣冠科跣雙  
髻衣鶉結左持劉伶傳右持木杖謳吟道情詞行乞而  
前抵虎邱見貴游蟻聚綺席喧闐靈每過一處輒執書  
向客曰劉伶告飲客見其美丈夫不類丐者競以酒饌  
貽之有數賈人方酌酒賦詩靈至前請屬和賈人笑之  
其詩中有蒼官青士撲握伊尼四事因指以問靈靈曰  
松竹兔鹿誰不知耶賈人始駭令賡詩靈卽立揮百絕  
而去遙見六如及祝京兆枝山數輩共集可中亭亦趨

前執書告飲六如早已知爲靈見其佯狂遊戲戒座客  
陽爲不識者以觀之語靈曰爾丐子持書行乞想能賦  
詩試題悟石軒一絕句如佳卽賜爾卮酒否則當扣爾  
脛靈曰易耳童子隨進毫楮靈卽書云勝跡天成說虎  
邱可中亭畔足酣遊吟詩豈讓生公法頑石如何不點  
頭遂并毫楮擲地曰佳哉擲地金聲也六如覽之大笑  
因呼與其飲時觀者如堵莫不相顧驚怪靈旣醉卽拂  
衣起仍執書向悟石軒長揖曰劉伶謝飲遂不別座客  
徑去六如謂杖山曰今日我輩此舉不減晉人風流宜  
寫一帖爲張靈行乞圖吾任繪事而公題跋之亦千秋

佳話也卽舐筆伸紙俄頃圖成枝山題數語其後座客  
爭傳玩歎賞忽一翁縞衣素冠前揖曰二公卽唐解元  
祝京兆耶僕企慕有年何幸識韓六如遜謝徐叩之則  
南昌明經崔文博以海虞廣文告歸者也翁得圖諦觀  
不忍釋手因訊適行乞者爲誰六如曰敝里才子張靈  
也翁曰誠然此固非眞才子不能卽向六如乞此圖歸  
將返舟見舟已移泊它所呼之始至蓋翁有女素瓊者  
名瑩才貌俱絕世以新喪母隨翁扶櫬歸先艤舟岸側  
時聞人聲喧沸乍啓檻窺之則見一丐者狀貌殊不俗  
丐者亦熟視檻中忽登舟長跪自陳張靈求見發遣不

去良久有一童子入舟強挽之始去故瑩命移舟避之  
崔翁乃出圖示瑩且備述其故瑩始知行乞者爲張靈  
歎曰此乃眞風流才子也取圖藏笥中翁擬以明日往  
謁唐祝二君因訪靈忽抱疴數日不起爲傍人所促遽  
返豫章靈旣于舟次見瑩以爲絕代佳人世難再得遂  
日走虎邱偵之久之杳然屬鄞人方誌來校士誌旣深  
惡古文詞而又聞靈跡弛不羈竟褫其諸生靈聞乃大  
喜曰吾正苦章縫束縛今幸免矣願一褫何慮再褫且  
彼能褫吾諸生之名亦能褫吾才子之名乎遂往過六  
如家見車騎填門胥尉盈座則江右甯藩宸濠遣使來

迎者也六如擬赴其招靈曰甚善吾正有厚望于君吾曩者虎邱所遇之佳人即豫章人也乞君為我多方訪之冀得當以報我此開天闢地第一喫緊事也幸無忽

忘六如曰諾即借藩使過豫章時宸濠久蓄異謀其招

致六如一博好賢虛譽一慕六如詩畫兼長欲倩其作

十美圖獻之九重其時宮中已覓得九人尙虛其一六

如請先寫之遂為寫九美而各綴七絕一章于後九美

者廣陵湯之靄字雨君善畫姑蘇木桂文舟善琴嘉禾朱家淑文儒

善書金陵錢韶鳳生善歌江陵熊御小馮善舞荆溪杜若芳洲善箏洛陽

花萼朱芳善笙錢唐柳春陽絮才善瑟公安薛幼端端清善簫也圖咏

既成進之濠濠大悅乃盛設特饌六如而別一殿僚季  
生副之季生者憐人也酒次請觀九美圖因進曰十美  
歎一殊屬缺陷某願舉一人以充其數詰朝請持圖來  
獻比持圖以獻卽崔瑩也濠見之曰此真國色矣卽屬  
季生往說之先是崔翁家居時瑩才名噪甚求婚者踵  
至翁度非瑩匹悉拒不納既從虎邱得張靈遂雅屬意  
靈不意疾作遽歸思復往吳中託六如主其事適季生  
旋里喪耦熟聞瑩名預遣女畫師潛繪其容而求姻于  
翁翁謀諸瑩瑩固不許于是季生銜之因假手于濠以  
洩私忿時濠威殊張甚翁再三力辭不得瑩窘激欲自



裁翁復多方護之。瑩歎曰：命也已矣。夫復何言？乃取笥中行乞圖，自題詩其上，云：才子風流第一人，願隨行乞樂清貧。入宮祇恐無紅葉，臨別題詩當會真。舉以授翁。曰：願持此復張郎，俾知世間有情癡。女子如崔素瓊者，亦不虛其爲一生才子也。遂慟哭入宮，濠得之喜甚。復倩六如圖咏以爲十美之冠，而六如先已取季生所獻者，摹得一紙藏之。瑩旣知六如在宮中，乘間密致一緘以述已意。六如得緘，乃大驚惋，始知此女卽靈所託訪者。今事旣不諧，復爲繪圖進獻，豈非千古罪人將來何面目見良友？因急詣崔翁，索得行乞圖返宮，將相機維。

挽不意十美已卽日就道六如悔恨無已又見濠逆節  
漸著急欲辭歸苦爲濠躡縻乃發狂號呼顛擲溲穢狼  
籍濠久之不能堪仍遣使送歸杜門月餘乃起過張靈  
時靈已頽然臥病矣蓋靈自別六如後邑邑亡慘日縱  
酒狂呼或歌或哭一日中秋獨走虎邱千人石畔見優  
伶演劇靈佇視良久忽大叫曰爾等所演不佳待吾演  
王子晉吹笙跨鶴遂控一童子于地而跨其背攫伶人  
笙吹之命童子作鶴飛捶之不起童子怒掀靈于地靈  
起曰鶴不肯飛吾今旣不得爲天仙惟當作水仙耳遂  
躍入劍池中眾急救之出則面額俱損且傷股不能行

人送歸其家自此委頓枕席日日在醉夢中至是忽聞  
六加至乃從榻間躍起急叩豫章佳人狀六如出所墓  
素瓊圖示之靈一見詫爲天人急捧置案間頂禮跪拜  
自陳才子張靈拜謁云云已聞瑩已入宮乃撫圖痛哭  
六如復出瑩所題行乞圖示之靈讀罷益痛哭大呼佳  
人崔素瓊隨踏地嘔血不止家人擁至榻間病愈甚三  
日後邀六如與訣曰已矣唐君吾今眞死矣死後乞以  
此圖殉葬索筆書片紙云張靈字夢晉風流放誕人也  
以情死遂擲筆而逝六如哭之慟乃葬靈于元墓山之  
麓而以圖殉焉檢其生平文章先已自焚惟收其詩草

及行乞圖以歸時瑩已率十美抵都因駕幸榆林久之未得進御而宸濠已舉兵反爲王守仁所敗旋即就擒駕還時以十美爲逆藩所獻悉遣歸母家聽其適人于是瑩仍得返豫章值崔翁已捐館舍有老僕崔恩殯之瑩哀痛至甚然瑩子無依葬父已畢遂挈裝徑抵吳門命崔恩邀六如相見于舟次瑩首訊張靈近狀六如愴然拭涕曰孀姊鍾情遠顧奈此君福薄今已爲情鬼矣瑩聞之嗚咽失聲詢知靈葬于元墓約明日同往祭之六如明日果攜靈詩草及行乞圖至與瑩各挈舟抵靈墓所瑩衣縵絰伏地拜哭甚哀已乃懸行乞圖于墓前

陳設祭儀坐石臺上徐取靈詩草讀之每讀一章輒酌酒一卮大呼張靈才子一呼一哭哭罷又讀往復不休六如不忍聞掩淚歸舟而崔恩佇立已久勸慰無從亦起去徘徊邱壟間及返則瑩已自經于臺畔恩大驚走告六如六如趨視見瑩已死歎息跪拜曰大難大難我唐寅今日得見奇人奇事矣遂具棺衾將易服斂之而瑩通體衫襦皆細綴嚴密無少隙知其矢死已久六如因取詩草及行乞圖并置棺中爲殉啓靈壙與瑩同穴而植碑題其上云明才子張夢晉佳人崔素瓊合葬之墓時傾城士人聞傳感歎無貴賤賢愚爭來弔誄絡繹

喧庭雲蒸雨集哀聲動地殆莫知其由也六如旣合葬  
靈塋檢塋所遺橐中裝爲置墓田營丙舍命崔恩居之  
以供春秋奠掃之役嗚呼才子佳人一旦至此庶乎靈  
塋之事畢而六如之事亦畢矣而六如于明年仲春躬  
詣墓所拜奠夜宿丙舍傍輾轉不寐啓窗縱目則萬樹  
梅花一天明月不知身在人世六如悵然歎曰夢晉一  
生狂放淪落不偶今得與崔美人合葬此間消受香光  
亦差可不負矣但將來未知誰葬我唐寅耳不覺欷歔  
泣下忽遙聞有人朗吟云花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  
美人來六如急起入林迎揖則張靈也六如訝曰君死

已久安得來此吟高季迪詩靈笑曰君以我爲真死耶  
死者形不死者性吾旣爲一世才子死後豈若它人泯  
沒耶今乘此花滿山中高士偃臥時來造訪耳復舉手  
前指曰此非月明林下美人來乎六如回顧有美人姍  
姍來前則崔瑩也于是兩人攜手整襟向六如拜謝合  
葬之德六如方扶掖之忽又聞有人大呼曰我高季迪  
梅花詩乃千古絕唱何物張靈妄稱才子改雪爲花定  
須飽我老拳六如轉瞬之間靈瑩俱失所在其人直前  
呼曰當捶此改詩之賊才子摔六如欲毆之六如驚悟  
則半窗明月聞其無人六如憮然始信真才子與真佳

人蓋死而不死也因匡坐梅窗下作張靈崔瑩合傳以紀其事然今日六如集中固未嘗見此傳也余又安得而不亟補之哉

畸史氏曰嗟乎蓋吾閱十美圖編而後知世間真有才子佳人也從來稗官家言大抵真贗參半若夢晉之名既章章于六如集中但素瓊之事無從攷證雖然有其事何必無其人且安知非作者有爲而發乎獨怪夢晉之才目空千古而其尙論才子佳人則崙以太白與鸞鶯當之夫太白誠天上仙才不可有二若干古佳人自當以文君爲第一而夢晉顧舍彼取此厥後果遇素瓊



毋乃思崔得崔適符其識耶至于張以情死崔以情殉  
初非有一詞半縷之成約而慷慨從容等泰山于鴻毛  
徒以才色相憐之故推此志也凜凜生氣日月爭光又  
遠出羣心犢鼻之上矣而或者猶追恨于夢晉之蚤死  
以爲夢晉若不死則素瓊遣歸之日正崔張好合之年  
後此或白頭唱和蘭玉盈堦未可知也噫此固庸庸蚩  
蚩者之厚福也何有于才子佳人哉

戲爲逆旅主人責皋伯通書

半非道人亂後無家往往僑寄逆旅逆旅主人不禮焉  
至乞一椽不可得夫羣兒何足道其中有號爲賢者亦  
復爾爾道人笑曰嘻此眞所謂賢主人矣昔梁伯鸞適  
吳皋伯通以廡下居之世皆稱伯通賢由今觀之則伯  
通不太多事乎道人將行乃阿賢主人之意代爲書以  
責伯通曰

咄咄伯通爾何人斯乃竟容梁鴻居廡下耶吾聞爾爲  
皋氏彼爲梁氏雖生同斯世而族類懸殊且爾家吳門  
彼家扶風一南一北風馬牛不相及也豈嘗有枌榆香

火之情耶又爾爲吳門大家彼爲江湖賤士爲大家則有大家之體必峻宇重門深居高拱階前盈尺之地毋令他人闖入一步焉而後無愧其爲大家若賤士則有賤士之分窮猿喪狗飄泊天涯四海一枝莫借固其所也之二者自有天地以來蓋窮年而不相告語累譯而不相通問老死而不相往來者也爾之名著吳門久矣鄉里稱述聞聲相思以爲爾必吾輩中人吾不識彼梁鴻者與爾何親乃一旦以廡下居之喪大家之體而長賤士之威莫此爲甚爾何顛倒一至此耶是豈爾之喪心病狂耶抑鴻之祿命偶亨應享奇福遂若有鬼物憑

於爾躬而令爾爲此驚世駭俗千古創見之怪事耶抑  
思人家之廡何爲而設祖父之所遺子孫之所守上可  
以候王公中可以饗優隸而最下亦可畜牛馬飼鷄豚  
卽或閒曠無用而付之窶人授之貧士則可以徵僦稅  
而取廛緡潤屋肥家於是乎在一廡之關係良不細矣  
爾何見不及此而輒輕以假梁鴻耶幸而鴻尙有霸陵  
可隱齊魯可家耳萬一久假不歸則爾臯氏之廡且將  
化爲梁氏之廡矣是可不爲之寒心耶雖然爾於一廡  
縱不甚惜然其害有不止於一廡者彼鴻與爾素昧生  
平萬一包藏禍心得隴望蜀今日居爾廡明日睨爾堂

後日窺爾闔耽耽然鮒入鮒居不至盡取爾之宮室而  
吞篡之其勢不止則爾將來雖欲求爲廡下之客不可  
得矣是又不可爲之寒心耶咄咄伯通爾胡爲此爾試  
觀世俗之人每一舉事不爲厚實則爲名高如以此舉  
爲厚實則爾之所喪多矣如以此舉爲名高則爾不過  
欲市德于鴻以博一賢豪長者之譽耳夫爾將獨爲賢  
者則吳門之人豈皆不肖耶爾將獨爲吳門之賢者則  
天下之人又豈皆不肖耶且梁鴻何人昔年嘗牧豕上  
林因失火償主以身力作執勤及居爾廡下則爲人賃  
舂彼勢家或慕其高節耆老或稱其非恆自我觀之一

備夫牧豎耳是何足與比數耶又鴻居廡與其妻偕來則世俗所稱肥醜而黑布衣椎髻之孟光也聞其爲鴻具食必舉案齊眉夫以如彼蠢陋之形而又作如此腐僞之態鮮有不望而反走者吾意爾當厭憎唾棄之不暇而顧反敬禮之耶又鴻生平好詠詩著書彈琴自娛諒居爾廡下必不能低頭塞默也爾獨不惡其嘯咤無聊之聲耶又不特此也聞鴻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宗聞而非之乃變易姓名避地行遯今日之運期耀卽前日之梁鴻也跡其行藏有類詭激後來氣節標榜之禍未必不由於此爾獨不畏夫窮治鈞黨波及居停

耶此數者皆人所易曉而爾顧憤憤若此爾得毋浮慕  
虛聲而以鴻爲才人耶夫人之處世何所用才鴻卽才  
何與爾事耶又得毋以鴻爲高士耶夫世之恨士正恨  
其高鴻卽高何與爾事耶不則爾素負熱腸憐鴻之窮  
困無依而收之耶夫鴻之窮困鴻自取之卽宵啼露處  
凍餓流離彼時命固然又何與爾事耶咄咄伯通吾今  
請爲爾正告之天之生鴻所以譴鴻人之棄鴻所以處  
鴻彼鴻卽才如周公德如仲尼品如繇夔行如魯史文  
章如班馬歐蘇學識如賈董韓范節義如張許文謝然  
而無勢位足以驕人無貨力足以動衆交遊不足生蘭

譜之色流寓不足增邑乘之光卽望重公孤名高天壤  
會不足以易吾之一瓦一石一草一木也彼窮來爾鄉  
保不驅逐之禁錮之稱厚幸矣吾不識爾何愛於彼而  
公然以庶下尊寵之何其重梁鴻而輕庶下耶藉曰彼  
哀而請之求而得之然彼舌自敝吾耳自充彼顙自禿  
我目自蒙彼容自戚我氣自雄彼踵自滿我徑自封則  
鴻雖有蘇張懸河之口潘陸倒海之詞陶潛乞食之顏  
慶忌奔馬之足亦將如爾何耶且天下爲爾者一而爲  
鴻者累千百而未已倘聞爾之風延頸接踵相率而來  
歸爾爾以一庶容一梁鴻足矣又安得千百之庶以容



千百梁鴻耶咄咄伯通爾有庶吾輩緊獨無庶夫吾輩之庶自有吾輩之客居之當其來也吾則爲之闢池館飾供張其飲食同臥起其愛之也似子其畏之也似父此非勢利之交則私暱之黨也其與旅人羈客固不可同年而語矣又何有於齷齪疏賤不因人熱之梁鴻耶咄咄伯通爾過矣爾過矣爾容一梁鴻而天下之爲梁鴻者喜爾爲容一梁鴻之伯通而天下之不爲伯通者必怒但恐梁鴻之後不少梁鴻而伯通之外更無伯通徒使後之爲梁鴻者往往哆口向人作不入耳之談一則曰伯通再則曰伯通而吾輩之誓不爲伯通者大抵

胡越視之禽獸遇之死灰槁木待之任其乞館則不聞  
獻詩則不答疾病則不視殞殞則不救如是亦可謂賤  
惡斥辱之至矣然彼猶不識時務齟齬齧齧輒復援廡  
下故事爲口實夫廡下之舉前此未有始作俑者爾也  
罪魁戎首非爾而誰怨汝詈汝爾則何辭咄咄伯通爾  
何人斯乃竟容梁鴻居廡下耶

與覺菴上人

舊冬無意過九峯因得拜道範於東余艸堂一見卽有  
水乳之契初以吾師爲衲子也迨相對久之始知師非  
衲子乃昔年荆楚之諸生也夫衲子固不足重人卽諸  
生又何足重人哉弟所以重師者以師爲我輩讀書文  
人臭味正相同耳握別時辱雅意諄諄再三訂弟入山  
新正復接佳咏讀冰霜愁擁被鐘呂慶知音之句爲之  
嗟嘆累日弟生平以山水爲肝腸以朋友爲性命去年  
一見九峯再見吾師卽滿擬爲入山計未幾而瞿然有  
懼焉何懼乎蓋弟昔年曾過某處樂其溪山之勝意欲

卜居其側業與主人有成約矣弟歸而主人忽貽弟一札聒聒數千言皆責備教誨與不相知之語大意謂弟孤高不合時宜未許同調弟聞之不覺大笑絕倒夫弟特患不孤高耳若使弟果孤高則山水原屬極孤極高之物正須孤高之人方可相對無慙而今反以爲不宜然則入山之人必如中庸之胡廣癡頑之馮道而後可竊恐彼胡馮之輩方且終其身汨沒於聲利富貴場中縱招之必不至又安得若人而與之欣然把臂哉弟因此一腔熱血不覺化爲萬丈冰雪懲羹吹蠶遂不免令人裹足此皆弟福緣淺薄所致不足深論但徒勞吾師

一番延佇深負世外知已爲可嘆耳俚句奉和并乞教  
正之

寄王杲青

憶丁酉之冬雨雪載塗足下獨攜一獠奴躡屨擔簦過  
弟蕪陰館中問足下何之則云將走嶺南扶其先公旅  
櫬也爾時弟亦未暇問其資斧但見半肩行李蕭然如  
行腳衲僧心竊異之越兩載已亥春則相傳足下已扶  
櫬歸里且并其年伯潘公櫬同舟載歸一時鄉閭嘖嘖  
無不稱誦高誼者弟益心異之尤奇者聞足下出門時  
僅持金六星行不數舍而金盡矣計往返八千里其一  
切舟車資糧之費皆取辦於道路交游及從無半面之  
人噫有如此之才之膽之遇足下眞異人哉王元倬先

生足下受業師也生平未嘗妄許可其爲足下賦詩曰  
北面爾常稱弟子南歸今日是吾師則其傾倒於足下  
至矣弟不揣巴里亦勉賡一律於後傳之後世俾知天  
壤間有此一種孝義人物亦凜凜千載生氣也又何暇  
計其辭之工拙耶

寄戚綏耳

僕生平踽踽落落最號寡交然交道亦自難言嘗妄論  
取友有數種第一當取有品者其次則有行者又其次  
則有學者是三者皆吾所敬也然三者何可多得其次  
則取有才者有才者吾愛之但愛其才可矣不必問其  
品行并不必問其學也雖然世間能有幾才人哉又其  
次則取有情者平居繾綣患難周旋皆情也顧鍾情之  
人亦復未易數見無已則取有禮者往來交接餽問殷  
勤雖古之聖賢固當受之何況今日僕之論交大約盡  
於數種矣若品行才學既無一可稱而情禮又不足取



此所謂勢利酒肉之儔耳是安足道哉昔陳元龍使客  
臥下牀人以爲驕而與陳季弼言其所敬者陳元方華  
子魚趙元達孔文舉諸君則非徒湖海狂豪者今僕之  
猥瑣曾不足當元龍下牀之客而足下之雍穆潔清奇  
卓雄傑則眞陳孔諸君之匹也僕之得足下可謂交友  
中第一人但恨江淮阻越不能無各天共月之嘆豈非  
造物妒人耶

答王元倬

星自束髮受書時卽知里中有元倬先生今已四十年矣向來名場諸公皆如潦水赴壑而先生乃巋然獨存豈特魯靈光哉卽黃流之龍門砥柱耳星猥瑣無似辱先生不棄涔爝謬以詩序見委何異姬文昌歎之嗜再四思之以爲元晏則不敢當以爲青雲則又不敢不附也蓋星生平不爲人作序者非有所避忌而然但惡其違心貢媚耳若先生今日之詩序則中郎所謂郭有道碑也使後世因其人而傳其詩并因其詩而傳其序星一何厚幸哉謹郵寄馳上唯先生繩削之

答門人葉瑞屏

憶丁酉之秋僕在鳩茲得與賢竹林共事兩月爾時見足下器宇端疑文采英茂決其爲雄飛大受之材惜乎切磋未久觀摩未深致僕不能驟效他山揆厥所繇蓋因主人惑於鯁生之言故信之不篤任之不專卽如仲秋初旬課題僕偶拈貧而無詔一章本出無心而主人再三訾議以爲不冠冕非大場題僕默然不得其解後細詢之乃知鯁生有不通之論以貧字居首爲不冠冕耳越數日南闈題至則首題正貧而無詔章也僕不禁失笑曰此豈亦不冠冕耶然僕竟以此失主人歡席未

暇煖而退矣此往事笑柄可置勿道獨是僕所不能不  
惓惓於足下者以足下待僕過厚愛僕過深所謂當前  
不覺過後見思初意僕在鳩茲則訪之於鳩茲鳩茲不  
得則訪之於鵝湖鵝湖不得則又將訪之於武夷此何  
異滎越七日之羸糧邠原千里之躡屣乎僕落落孤蹤  
生平多迂少合今者誠不知何以得此於足下也僕固  
齷齪不足道而足下之古心篤誼殆過於昔人遠矣僕  
自己亥之春已去鳩茲數年來流離轉徙偶泊武水武  
水或名鵝湖然則足下所傳聞武夷者豈武水之訛而  
鵝湖者又豈鵝湖之訛耶僕生平以朋友爲性命以文

章道義爲骨肉而福緣淺薄知己甚疎今不意得足下  
僕之欲見足下當甚於足下之欲見僕昨辱手教後卽  
決意泛武林之棹所苦家無跛奚未免行止因人而同  
行輕薄兒曹半途忽返令人悵恨無極茲歲聿云莫又  
以窮冗刺促不能脫離足下之欲見僕視千里如咫尺  
而僕之欲見足下願視咫尺如千里又何其不相及也  
然我輩心知豈以區區形跡爲疎曠哉屈指孟陬良辰  
非遠湖山握手意氣如新三春之花柳方妍千秋之事  
業未晚願從此與足下晨夕共之幸毋相忘損貺踰塵  
不減浮提金壺之汁媿無景室經書可寫耳銘謝銘謝

東汪澹漪

僕生來有煙霞痼癖每誦陶隱居青雲白日之句頓覺  
瑤樓玉宇去人不遠恨半生漂泊駒隙蹉跎茫茫九點  
欲覓一同心之侶正如攀芙蓉于木末昨來西子湖頭  
始得交吾兄望其風格知爲方瞳綠髮中人及展讀諸  
編又字字皆雲笈琅函順風問道舍此其誰僕將有靈  
均遠遊之志欲發輒於二勞撰轡于五嶽放杖于崑崙  
泛槎于河漢然後稅駕于三神山異人大藥庶幾遇之  
足下能從我遊乎足下當爲向子長僕亦不失爲禽子

夏耳

又

神仙一道世人多以為荒唐僕獨以為神仙必可學而至但有三難耳何謂三難一曰根器二曰功行三曰機緣彼無根器者雖告以神仙而不信所謂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此一難也幸生而有志煙霞根器具矣自暴自棄可乎故必須功行所謂三千八百何時圓滿此二難也功行足矣非得仙真接引我從何處訪求不得不聽之機緣湊合此三難也正如士子讀書應舉根器其天資也功行其學問也機緣則試官之遇合耳雖然鍾離祖師之語呂祖曰吾之求人甚于人之求吾岳陽樓中

早望見邯鄲青氣故僕以爲人但患無根器功行不患  
無機緣功圓行滿機緣自至矣僕之矢志神仙從來持  
論如此未知與吾澹澹不徑庭否至於世間一種文人  
習染旣深妄肆譏姍嘗見一狂士詩云人生最快事天  
子作神仙是欲向秦皇漢武問徐福船覓安期棗也亦  
祇如蒼蠅聲而已



復錢牧齋

昌黎月直南斗東坡命居磨蝎毀譽固是生前帶來但  
木偶人之造言可耐青瑱蘭臺之彈射不可耐奈何或  
曰青瑱蘭臺正是木偶耳何必作分別觀可爲絕倒

寄陶參公

僕生平頗多奇夢嘗哀輯夢中所見詩文聯額之類錄  
爲十卷大都自作者什七閱他人作者什三而其間往  
還最夥者無如足下憶昔僕暫歸湖南知交落落爾時  
詩酒唱酬有長沙馮子敞邑李子與足下而爲三今馮  
李皆久赴修文之召獨足下在耳聞足下已作皤然一  
老僧想瀟湘岫嶮之間有坐一葉小艇泛急灘痛哭讀  
離騷者非他人必參公也秋夜正長燈光蟲響悄然傷  
懷連宵復感君入夢恍如平生醒來枕上口占一絕云  
乾坤吳楚半蒿萊日落人間盡可哀此夜洞庭千里月

不知我去是君來偶因鴻便寫以寄君想見開緘時襟  
袖浪浪也

與程坦菴

僕命薄數奇雖倖竊科第將三十年初未嘗一日離貧賤二字也然賦性孤介恥以飢寒累人故生平有三不謂不稱貸不貰物不釀錢作會也以此窮年鬱鬱多愁寡歡然亦自有一樂每至歲除之夕世人皆轟轟攘攘索逋償負逼拶欲死而僕獨于于徐徐掉臂而行開口而笑計一歲之中三百五十九日皆不如人惟有此一日可以驕人因戲拈數語云人不負我我不負人三十夜果然快活原無意於屬對也一日有友強僕對之僕乃對曰吏若無民民若無吏初一朝真是昇平此友不

覺軼然今臘月三十在邇僕之樂境將至矣輒敢聞之  
足下以供掀髯拊掌何如

與沈大匡

與年兄同澹漪吳山一別剎那又五載矣每念龍樹菴中之茗談鴛鴦湖畔之觴咏至今窅然不可復得比來著述之富想已滿百尺樓十間屋矣放眉集曾殺青未從來彙書苦無佳本若此集告成便可稱桂苑之叢珠龍龕之手鏡矣但鄙見猶慮其太多蓋彙書之難有二一日畧而弗賅一日博而寡要其弊均也若得繁簡適中汰冗取精豈非字字珠船言言花谷哉古今刻本之最夥者無過於南華楚辭陶詩西廂數種此數種書固奇妙亦由其卷帙不多故刻者易辦易售讀者易購易

九煙先生遺集卷二

攜耳願與年兄商之

呈

寄孫執升

僕嘗遍歷九峯如余辰雲崑赤壁巖壑之勝皆有目所  
其賞僕獨喜細林之東山艸亭孤冷幽曠大有別致流  
連愔悅久而不去大似牡丹亭尋夢偶與爰山夫道及  
亦復首肯余言今足下高樓細林此正其枕案間物矣  
令人羨妒



與賀義卿

昔人以旅枕一夢遂決志從仙蓋爲勲爵壽膺事事具足耳若今人一事未足決不歇手無惟其出枕復入枕也不識諸君靜觀亦思超于塵釜之外以了此生乎抑猶未免流戀枕中滋味也

復謝帝颺

記判袂湘江卸帆白下閱有十年許楚之騷朋韻士與  
洞庭之月衡陽之雲瀟湘之雨恒留諸夢想擬古千里  
神交僅隔衣帶耳予晦迹潯溪輜軻欲絕忽瀉山僧來  
自上湘郵寄一緘詩則百詠梅花也人則謝子帝颺也  
情則素弁簡端也不禁瞿然曰斯牘也胡爲乎來哉已  
而卒業覺寄意綿邈吐辭豪宕謝子乎其楚風之雄乎  
向之騷朋韻士注我寤思者忽寄諸謝子矣若彼瀟湘  
雨洞庭月衡陽雲雖幻境日新而幽致如昨所渺渺余  
懷者當於少文尺幅中遇之而已

與友人論鐵筆

揚子雲有言雕蟲小技壯夫不爲鐵筆一道誠哉雕蟲小技也然而亦難言之矣必先論章法後論筆法豈獨區區鐵筆哉卽推而論詩文字畫以至國家人物山川風俗莫不皆然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此章法也小德出入可此筆法也世有章法佳而筆法不佳者矣未有章法不佳而筆法能佳者也章法云何曰天然大雅不俗不纖而已僕於斯道磨礪四十餘年持論終不易此若夫表詭之徒未解捉刀輒曰吾倣先秦兩漢夫先秦兩漢縱佳亦不可施之今日况其所倣者又皆其最惡最

陋者也乃借蟲魚科斗之形以文其魑魅魍魎之實則  
吾不知之矣